



分类号 G258.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3.002

深切缅怀庄守经同志

□肖自力*

获悉庄守经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很悲伤。两个多月来,四十年前一起工作的往事不时地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让我情不自禁地一阵阵两眼朦胧、泪目潸然。我深切怀念老庄同志对改革振兴全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突出贡献;我追思他的家国情怀、担当奉献、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我感恩今生有缘,跟他一起为高校图书馆事业做了一些实事,也圆了我对高校图书馆事业的一些梦想。

我和老庄认识实属偶然。1980年暑假的一天,我在北京火车站前碰到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的陈源蒸,他介绍身旁一位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人,这就是我初次认识的庄守经同志。交谈后才知道我们竟然是同去西安,参加同一个会议的。会议是由西安地区图书馆协作组主办的馆长研讨班,由陕西省图书馆具体筹办,参加的几乎都是当地高校图书馆的馆长。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会上讲课,课后居然有很多人围过来提问,似乎有点兴趣,老庄提了很多问题。其实研讨会主要是馆长们互相研讨本馆面临的困难,包括经费不足、业务难以开展、拒借率很高、人才匮乏、馆舍狭小等等,“文革”后百废待兴,图书馆没有受到关注,有一定的必然性。我注意到老庄在会上一直在做记录,会下特别是晚上常找我聊天。他没有丝毫领导的架子,平易近人,不耻下问,所提的问题有些是一般人不注意,甚至我们当初的大学课程也没有讲清楚的问题。他对事业的热情、专注,令人钦佩;他对问题的敏锐观察和理性思辨让你感受到他的睿智;也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想做一番事业,而且能做成事业的人。所以我很愿意跟他谈话,因为我从北大图书馆学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了十二年,包括上学和工作,在图书馆领域度过了二十多年,所学所思所为,让我对高校图书馆有一大堆的认识和梦想。“文革”后,我一度有点失望,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且已年过不惑,干不了什么大事。只想当个老师,或许可以通过教学,形成一套理论和方法。老庄的提问把我脑子里这些东西激活起来,于是有谈不完的话。从介绍情况到研讨对策,没有任何局促,我们都不知疲倦,饶有兴趣,有时几乎是彻夜长谈。常常是从一个个具体图书馆的困难或业务细节,谈到高校图书馆以及所有图书馆的整体问题。比如人们常以为图书馆不过是借还书、阅览、自习而已,这就只看到表面现象。书是知识信息的记录,每本书就是一个知识单元,图书馆是通过书对知识信息进行选择、整理和提供利用,如果只看表面,图书馆工作很容易被归为事务性工作。如果看到对知识的选择、整理、利用,就会认识到它的学术性,所以要从根本上提高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必须强调它的学术性并由此推及其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而情报又是当时新技术革命的热点。没有这一条,图书馆很难得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视。比如,馆长们反映较多的拒借率,从字面含义谈到本质意义;从复杂原因谈到解决办法;从隐性拒借谈到馆际资源共建共享。再如馆长们反映的经费困难,是因为高校图书馆没有一套办馆的基本规矩,各校认识不同,给图书馆的经费很随意。虽然1956年制定过

* 作者简介:肖自力,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光明日报》社工作。1981年,参与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筹建和《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的制定,任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1984年,参与组织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经验交流会,参与推动全国高校图书馆开设文献检索课,任系列教材编委会主任。1985—1988年,任《大学图书馆通讯》主编。1987年,参与组织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任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1988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和布局研究”,同年调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工作,任党委书记兼主任、研究员。



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但那是完全仿照苏联,起点很低,已过了24年,根本没有用;还如,很多高校图书馆实力不弱,但相互不联系,一些共同问题不能集中反映和解决,馆际协作还得通过公共图书馆来进行;再如,高校图书馆为教师和学生服务,是具有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的学术性工作,现在只提教辅工作,致使图书馆工作大多停留于借还书和自习室的水平,虽然这是很重要的基础业务,但要更好地履行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为学术研究服务的情报职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诸如借还书的趋势研究和阅读指导;书目教育(包括文献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教育学生利用文献信息的意识和技能;文献资源统一规划建设和共享的设想等等。老庄听了多位馆长的发言和我们的讨论之后,已经有自己的分析和对策建议,认为核心是工作条例和协调机构,他表示回去将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还说如果领导部门同意办这件事,要我一定参加。我说我不想搞管理,只想去当个老师,或者可以帮着筹备开会,然后过渡去教书。总之,西安的一次神奇的偶遇,老庄不仅和我相遇相知,而且讨论了后来筹备开会的许多问题。

1981年春节前老庄告知我,他向有关领导汇报的情况,教育部前一年派了一个高校图书馆代表团访问美国,回来后正要抓一下高校图书馆工作,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希望我能参加筹备会,这样在春节后,老庄被借调到教育部为筹备组长,我也被借调半年,协助老庄工作。第一次会议是在高教司,由王岳副司长跟我们两人谈,部领导已同意召开一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要我们提出筹备工作建议。老庄说,从1956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才开一次会议,务必要开好。最重要的是制定工作条例,请一位部长主持会议、作报告,建立一个机构协调管理高校图书馆事务。我们讨论了一些具体工作建议,因为高校图书馆原来完全没有积累,半年筹备的会需要三四个月做调查,包括文献调查(国内外)、书面调查(给每个馆发调查表)和面对面的调查和讨论(带着文件的草稿或思路和一个或几个馆的代表当面讨论),积累大量资料后才好进入文件准备。这么大的工作量两个人做不下来,需要再借调一些人。后来只调了北京化工大学的周成福,其他都没有借调成。有的来几天就走了,有的到快开会才来,还是老庄从北大图书馆调些人帮忙。这个过程说来很长,但主要落到文字还是由老庄和我完成,很忙很累却很愉快。相隔四分之一世纪,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筹备一次会议,很有意义;各地图书馆的热烈反应给我们极大鼓励;老庄对工作很放手、很信任,也使整个过程变得愉快。这个会筹办得很顺利,工作条例经过部务会议讨论通过(部长、副部长、各司司长,我是第一次参与这样规格的会议),后来在两百多人的全国会议上,副部长周林作报告,部长何东昌也参会和全体人员合影。会议确定周林为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主任,老庄为副主任兼秘书长,肖自力为副秘书长(事前并没有告诉我,我问过老庄,他说有个名义好工作,也不是教育部的官员)。全国高校图书馆和地方教育厅反应积极且迅速,有的按全国会议的模式,当年就召开地方高校图工委会议。

因为秘书处要设在北大,会议筹备组几位同志去了一次北大。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就是214室。借调的人包括教育部的人都各回原单位,就剩老庄和我一边工作,一边组建秘书处,都是从大学毕业生中录用,几年内秘书处八个编制满员。从筹备工作会议到撤到教委,这八、九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每一件事回顾起来都很长,现简要归纳为以下九点:

一、1981年召开全国高校图工委成立会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设立全国和各地的图工委,形成工作规范和联系合作的网络。条例对高校图书馆的定位(性质、作用、地位的论述):信息资源中心、学术性机构、具有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这些定位与以前简单地定为教辅机构相比,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为此做了不少研究,包括从理论、历史、实践等角度的分析,还访谈了一些教学科研人员,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些内容为高校图书馆以后的发展(选留本科生和研究生、增加经费、扩建新馆、启动网络化现代化建设、开展许多新的涉及教学科研的学术性工作)提供了依据。

二、1984年举办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经验交流会,交流了当时条件下高校图书馆按照1981年会议精神开展工作的成就和经验,主要是各地的图书馆或图工委发言,教育部副部长彭珮云参加了会议并在开幕式致辞,庄守经作总结报告,高校图书馆界很受鼓舞。

三、1987年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由彭珮云主持并作工作报告,彭珮云和朱育理(时任教育部秘书长)都亲自修改文件。会议肯定了1981年会议后的工作和各校的重视支持;肯定了1981年以来各馆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要求图书馆根据条例要求,创造性开展工作,积极履行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建议各图书馆根据学校的任务规划文献资源建设;会议根据国家教委统一要求,将工作条例改为《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会议确定彭珮云为图工委主任委员,庄守经、朱育理和我为副主任委员,我兼任秘书长。会议还提出了全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初步设想,鉴于实际情况不清楚,加上各馆各系统都没有做好协商协调,这个文献资源布局方案不是实施方案,也没有作为文件下发。

四、1988年由图工委秘书处(肖自力牵头)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到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和布局研究”,这是全国文献资源布局的前期工作,是图书馆界首次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过程很长,最初是我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关于藏书结构和文献资源建设的论文,后来高校图书馆在黄山召开了一次关于馆藏建设的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广西南宁召开馆藏建设会议,北京社科院系统也召开了一次大会,大家对这个复杂项目存在疑问,北京这次会议相当于项目论证会,前后历时至少三年多,才获得这个项目。后又通过文化部部际图书馆协作委员会,把内容从社会科学资源扩展到自然科学资源,对全国研究级学科文献资源的状况进行调查评估,是我国第一次跨部门的大型文献资源调查,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党校图书馆、科技系统图书馆等共约500个有研究级文献收藏的单位参加,从研究申报到完成报告历时五六年,报告在《图书馆学通讯》(现《中国图书馆学报》)1990年第4期以专辑形式发表,后来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单独印了内容更多的专集,产生了广泛影响。老庄非常支持这一项目,北大图书馆是做得最好的单位之一,他本人对相关理论方法做了系统研究,并协调相关图书馆试行。项目对各地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从1984年起,高校图工委研究和推行在高校图书馆开设文献课,1984、1985年先后两次请教育部专门就此发文。秘书处多次召开会议,培训师资、编写教材。在青岛召开会议,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五位专家讲授世界信息利用的新趋势;在哈尔滨召开教学经验交流会;成立了教材编委会,计划编辑出版系列教材24本,后来有些院校和其他系统还自行编写教材,有的也自行列入这个系列,实际编写教材有50—60种,当时约有500—600所院校不同程度(必修、选修、讲座)地开设了课程,在以纸质载体为主的年代,大大开拓了学生乃至教师搜集资料的技能和渠道,体现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国家科委情报系统也很欣赏,这套教材被评为科技情报进步三等奖,这是高校图书馆第一次参与科技情报系统的活动并获奖。

六、加强高校图书馆专业队伍建设,这件事前后延续时间很长。根据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以及学术性工作的要求,首先要选留本校专业毕业生到图书馆工作;其次是对这些毕业生进行图书馆学专业培训,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进行过培训工作;第三是给图书馆专业人员评聘专业职称,为他们提供上升渠道,留住人才,更好履行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后面这项工作比较复杂,从要不要评(实质是图书馆工作有没有学术性)、职称等级、名称和标准(与文化部图书馆司合作)、对现有老馆员的职称评定,到设定职位进行聘任。全是没有先例的新工作,政策性很强,都是老庄主持在北大图书馆先行试点,然后到全国高校图书馆施行。

七、创办高校图书馆的专业刊物,最初只是通报各地工作进展的《大学图书馆动态》,继而发展到《大学图书馆通讯》,后来改为《大学图书馆学报》,高校图书馆从此有了一个研究、探讨、交流的阵地。

八、根据新技术革命和图书馆发展形势,还成立了一些研究小组,如计算机应用研究、图书馆建筑、图书馆自动化等,我记得计算机应用首次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研究目标比较明确,是要编制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即现在CALIS的前身),秘书处专门派人参加。其他小组,各馆情况差异较大,人员也不太固定。

九、通过刊物、会议、文件、讲座、开展的业务工作(文献课、资源评估、计算机应用等)、各地图工委的工作,包括请一些领导参加我们的会议和座谈(如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宣传条例对高校图书馆的定性定位,引起高校以至全社会对高校图书馆和信息(当时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的重视。

由于以上工作,还有各地图工委开展的工作,使各级教育机关、各个高校提高了对图书馆的重视,从而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校图书馆事业掀起了改革、发展、振兴的热潮,并由此进入一



个良性发展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的高校图书馆,新馆舍的建设、自动化技术引进、文献课的普及、资源建设的重视和投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高校图书馆界欢欣鼓舞,其他文献信息系统也欣赏、羡慕。

我体会到图工委秘书处这几年的工作是和谐、顺利、愉快而且是很有成效的。

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归功于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支持;归功于全国高校图书馆界的共同努力,我觉得图工委秘书处的工作也是不可缺少和无可替代的。而秘书处的核心领导、灵魂人物,就是庄守经同志。是他把为全国高校图书馆事业服务作为秘书处的责任;是他为秘书处各项工作拿定主意;是他为图工委秘书处工作创造各种保障条件;是他为秘书处的工作上下联系、左右沟通……。

我觉得是他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在引领着、团结着我们自觉工作。

第一,老庄有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1979年,老庄被任命为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本来可以分管一部分工作,轻松地在燕园上班并过渡到退休。可他却把全国高校图书馆的问题当作自己的任务,主动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年届半百的他每天骑自行车到教育部上班,没有办公室,只能临时找个屋子,有时甚至只能在走廊一角讨论问题,中午自带饭盒,在食堂买最简单的饭菜凑合,饭后没有地方休息,只好接着工作。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庄具有很强的党性,无论借调去教育部,还是回校任系主任、馆长,他都是听党的安排调遣,以党委的文件决议为依据。老庄这种服从需要的党性品格,这种不畏艰难、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让我特别钦佩,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从起初有梦想,到干不了、不想干,到跟着他干下来,是他的思想行动感染和引导的结果。

第二,老庄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说套话,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老庄和我说过,总结“文革”的经验,今后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力求做一点实事,不搞空头政治。所以对高校图书馆的工作,起草文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起草工作条例,先是做了大量调研,后又带着草稿征求意见,和一些大馆的同志当面讨论,中间经过多次反复。国家教委派来一位同志指导我们起草文件,要求把学术文字改成机关文字。但实际远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文字而是内容的问题。因为白天总是人来人往,老庄和我就在晚上一起逐字逐句推敲文件,核心的标准就是合不合乎实际。一个例子是我们将高校图书馆定性为学术性机构,虽然早就谈过,要写进文件还得慎之又慎。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我们相互互难答问,从理论、历史、实践、国外几个方面作论证,两三个晚上才确定下来。这个定性成为以后图书馆选留本校毕业生和进行专业职称评聘的依据,更为图书馆开展大量学术性工作提供了依据。再如确定图书馆购书经费占全校总经费5%的比例,是从现有经费不足(数量增加、书价上涨、比例太低等)出发,又考虑到财务部门可能接受的程度,提太高了不可能。我们也预计到这个指标很难执行,未来可能被取消,但当时通过这一条,可以求得一个基本保证。再如有哪些工作是在履行教育职能和情报只能,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哪些工作。总之,起草文件的每一关键点,都做了反复推敲和论证,务求符合客观实际。当然随着计算机普及,大规模高密度存储、检索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我们当初的认知现在显然落后了,需要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重新研究和制定规范。

第三,老庄尊重、信任每一个同志,放手让大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秘书处的同事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除曾来此短暂工作的罗宏述同志外),一来就独立工作,独当一面地工作。比如计算机应用的会议就是派朱强代表秘书处参加,刊物从开始就是李晓明在编辑,文献课第一次师资培训班(在京外)记不清谁去的。这些同志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成长得很快。我自己也就是一个年纪大一些的普通干部,因为家住得远,来回一次坐公交车需要五六个小时,太浪费时间,老庄让我每周来两次,其他时间在家里干事,由于他的信任和我的兴趣,我完成了一些文章、文件、研究方案的设计起草。筹备1987年的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时,老庄在北大图书馆的任务越来越重,很难具体参与,主要是秘书处的同志团结合作,教育部有彭珮云、朱育理帮助把关修改文件。但老庄的信任和放手、支持和保障仍然是成功的关键。

第四,老庄谦卑自己,关心爱护他人。庄守经同志平和儒雅,谦以待人,不失原则,又随和亲切。他和我谈到在燕京大学他踢过足球,我马上联想并十分羡慕他年轻时在第一体育馆东操场踢球的飒爽英姿,觉得他身体很棒,只是年纪大了,变得矍铄精瘦,精力依然十足。后来听老庄的夫人李老师讲,他其实患过大病,身



体并不太好,可我多少次和他一起几乎是彻夜讨论畅谈,从没想过要照顾他的身体健康,想来十分惭愧。老庄热心助人,解决实际问题。就我来说,先是找人帮忙(已经两次未调成),把我调进北大;后又帮我找房子;想调我爱人来北大校医院,我爱人怕影响专业发展,想去西苑医院,而该院又要求学过中医,最后没有调成,老庄的尽心尽力,我们一直很感谢。我的职称是在老庄关心下由北大解决的。老庄对人的思想帮助常常是润物细无声,点到为止,没有刻板式的说教。“文革”后我看到党内的复杂情况,曾一度对入党产生无所谓的态度,他知道后并没有正面批评我,而是在以后的聊天中问我对国家发展前景和共产党的看法。我说中国当然要靠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必然天下大乱。他说党内问题更应该在党内解决,这一说我就全明白了,于是重新积极自觉申请入党。对于我不想从政,不想搞管理的问题,他说他一辈子都是适应工作需要,他刚进中学就开始地下工作,需要干啥就干啥,50岁改行进图书馆,也真是不容易。他用切身事实在影响我的思想。1987年工作会议之后不久,教育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彭珮云调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朱育理回航天部工作,老庄也早就回北大图书馆当馆长,教育部高教司不再管图工委的事,推给了不大了解图书馆的教材司,这些事并没有影响秘书处的日常工作,我们在1988年开始了全国文献资源调查和布局研究。此时转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计生委)主任的彭珮云打电话希望我去她那里工作,我说秘书处工作离不开,特别是刚开始的文献资源调查项目离不开。我以为这就婉拒了她的要求,去苏州开文献课教材编委会的会了。会议中间国家教委打电话要我回京,通知我教委党组决定调我去计生委工作。我很矛盾、犹豫,图工委这边很多事做到半截,特别是熟悉的业务和人事环境太难割舍,而那方面的情况更不了解。但是教委党组的决定只能执行。我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图工委,去了计生委人口情报中心。

1983年以后,庄守经同志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也是全力以赴、任劳任怨地工作,特别是为扩建图书馆做了不懈努力,终于让一个超大规模的高校图书馆矗立在校区的中心,成为北大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广大师生学习研究的圣殿,我个人觉得它也是庄守经同志一生工作的丰碑。

退休后我和老庄保持着联系,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去看看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他谈他重读马恩的体会,研究老子庄子的收获,我也谈谈退休后的生活安排,我们共同关注家国大事,分享人生的际遇和体悟。万不曾想到,由于疫情,这一年没有去他家,竟成天人之际。斯人已逝,风范犹存。缅怀庄守经同志,要学习和继承他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家国情怀、党性原则,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团结和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意志。要继续把1981年会议的精神发扬光大。我相信北大图书馆发挥光荣传统,一定会办得更好,为全国高校图书馆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最后赋词两首,献给老庄:

临江仙两首 怀念庄守经同志

水面朦胧影苍翠,风光旖旎宜人。燕缘一世最痴情,抬头祈博雅,俯首咏未名。九十华龄终驾鹤,此生不负初心。宏图高阁耸书城,学府新圣殿,探秘摘星辰。

经历劫难危病后,半生再遇春风。高圉事业景重重,情怀担当处,责任赋胸中。教育部门三把火,高圉奋发峥嵘。改革时代众人功,人生如逝水,事业永无穷*。

作者单位: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21年5月7日

修回日期:2021年5月18日

(责任编辑:王波)

* 经历劫难危病后,半生再遇春风:庄守经同志遭到“文革”冲击和重病折磨,50岁再逢改革时代。景重重:指当时高校图书馆的困难局面和对改革的向往。三把火:指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制定、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设立。